

1984年

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

YIJIUBASI NIAN QUANGUO
DUANPIAN XIAOSHUO JIAZUO JI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9.375 插页 2 字数 430,000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8672 定价：2.90元

出版说明

为配合蓬勃兴起的“振兴中华”读书活动，向读者推荐短篇小说创作新成果，我们编辑出版这本小说年选。

《一九八四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》共收二十五篇作品，选自全国各地报纸、刊物。篇目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本书在征集过程中，得到各地有关刊物编辑部、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，顺致谢忱。编选工作有疏漏不当之处，甚盼广大读者、作者和有关方面批评指正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打鱼的和钓鱼的·····	金 河 (1)
龙兵过·····	邓 刚 (21)
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·····	邢原平 邢小平 (57)
妻子的梦·····	莫应丰 (81)
干草·····	宋学武 (101)
惊涛·····	陈世旭 (121)
她一双眼睛不说话·····	林 希 (147)
宝匣·····	航 鹰 (163)
小厂来了个大学生·····	陈 冲 (179)
我的广袤的开阔地·····	晓 宫 (213)
麦客·····	邵振国 (253)
一百单八磴·····	张石山 (289)
心隙·····	王小鹰 (323)
驳壳枪·····	李国文 (351)
今天接着昨天·····	冯骥才 (363)
晚霞·····	周克芹 (375)
棋王·····	阿 城 (397)
小河弯弯小河长·····	彭见明 (439)

魂归何处·····	石 言 (457)
胜似春光·····	舒 群 (497)
生死之间·····	苏叔阳 (509)
腾跃·····	达 理 (525)
冒顶·····	孙少山 (549)
走出狭弄·····	沈善增 (577)
“方”迷新传·····	[回族]马治中 (593)



打鱼的和钓鱼的

金 河

艳阳高照，柔风徐来，远山含黛，近水耀金，回黄转绿时节，天气好极了。

副县长覃涤清的心绪跟天气一样好，站在汽艇的前甲板上，贪婪地欣赏着远山近水，觉得自己的胸怀突然开阔，开阔得象面前的这座大水库，足可以跑开汽艇。

汽艇犁开深蓝色的湖面，激起雪白的浪花，长长的航迹象个巨大的“人”字。“人”在不断消失，又在不断产生。成群的野鸭被汽艇惊飞了，沙沙地叫着，但是，它们只在低空打了个趔儿，便在船后的湖面上落下来，重新把头扎在湖水里，欢快地觅食和戏水。湖两岸是坡度平缓的山丘。山脚坡地上，这里那里，三个五

个的农民正在播种。轻轻的吆牛声和细木棍儿敲在点种葫芦头杆子上“梆梆梆”的声音，节奏舒缓时如行云流水，紧起来如骤雨疾蹄，但它给人的感觉不是喧闹，而是宁静。覃涤清要找的正是这种宁静，动中的宁静，自然的宁静。

这天是“五一”节。东北仲春的大好韶光是难得的。“因过竹寺逢僧话，难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卸下一身繁忙的公务，轻车简从，跑到这本县的丁香岭水库来，乘上汽艇，游湖度假，远比古人跑到寺院去听老和尚的絮絮叨叨要有意得多。最难得的还是一个劳动者、胜利者的愉快。

覃涤清是六十年代中期水电学院毕业的大学生。八年前，在修筑这座大型水库时，他是水库工地上的技术员。他曾经在这里跟上万名农民和支农的工人一起“大会战”，度过了难忘的两度春秋。水库如今受益了——灌溉，发电，养鱼。当年的建设者今天泛舟湖上，自豪感油然而生，越升越高，越升越强烈，直到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。他站在船头，似乎能透过二三十米深的湖水看见水下熟悉的山石、河滩和施工中走过的道路，道路上自己的脚印和滴在上面的汗水，肥美的大鲤鱼就在那里游动。

“覃县长，你是不是有点凉？”

“不，不凉。”

“要是感到凉，就到驾驶室里去坐坐。”

“不用。很好。”

覃涤清刚理过发，没戴帽子，特意穿了一身簇新的浅灰色派力司中山装。如果水底下能留下他当年的形象，那么覃涤清会惊讶地发现，自己今天的面相比当年还要显得年轻些。

站在覃涤清身旁，正跟覃涤清说话的，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干部，是丁香岭水库管理所的党支部书记郭斌。郭斌的穿着很象

农村干部，皱皱巴巴的灰涤卡上衣，草绿色裤子，脚下一双黄胶鞋。最有特点的是他的脸：大方脸黑里透红，象黑大汉喝醉了酒，硕大的鼻子是鲜红的，象半截倒过来的羊油大蜡。

在覃涤清和郭斌身后，是老成持重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童星龄和司机小林。

“郭书记，水库现在蓄多少水？”覃涤清问。

“大约有八九千万方。——现在是枯水季节。”郭斌回答。

“插秧用水能不能保证？”

“问题不大。据天气预报，五月上旬还有两场中到大雨，蓄水还会增加一些。”

“库里的鱼有多少？”

“没有比较精确的测算，反正天天打也打不完。”

“什么鱼？鲤鱼，草鱼，鲢子？”

“鲤鱼不太多，草鱼也少，最多的是鲫鱼和白鲢。鲤鱼不能在水库里繁殖，需要年年放鱼苗。我正想找你汇报一下，今年给增拨点购买鱼苗的款子，不然以后就吃不上鲤鱼了。”

覃涤清是去年从县水利局提拔上来的中年知识分子干部，在县长分工中管的正是农牧林水，这样的问题找他是正找。但覃涤清没有回答，倒不是他也学会了“见着矛盾绕道走”，他是不想回答，他决心在这难得的“半日闲”里，不谈任何工作，畅畅快地玩一玩，把一切麻烦都留给明天。

“鱼好打么？”覃涤清岔开话题问。

“碰事。有时一网能上三两千斤，有时只打得几条。”郭斌说。

司机小林把头探过来，着急地问郭斌：“郭书记，今天能打一网吗？”

“那还用问吗？”郭斌指了指汽艇后侧挂着的小木船，“哟，划子和网都准备好了。今天是‘五一’，除了巡库人员，本该都休息，昨天下午听说覃县长……”

“郭书记，你们今天不是不休吗？”办公室主任童星龄打断了郭斌的话，同时给郭斌使了个眼色。

郭斌会意地笑了：“是呀，嗯……不休。昨天下午童主任来电话，说覃县长要来检查工作。正好，我们水库里有些紧事，不能耽误，我们就决定今天不休了，等过几天不忙了，叫大家轮休就是了。”

不管童星龄和郭斌如何掩饰，覃涤清心里明白，他一个人的“半日闲”，是以一批人的“一日忙”为代价的。当官的强制部下牺牲节假日是很不得人心的事。在你需要休息和娱乐的时候，别人也同样迫切需要。休息的时间可以补，但补不来假日的气氛和美好心境。

记得这座水库大坝是在端午节前合龙的。“学习愚公，改造山河，生命不息，挖山不止！”“不打胜农业翻身仗，死不瞑目！”工地上到处是这样的标语牌，大高音喇叭也天天喊这样的口号。但人们确实累坏了。那时，工地上没有什么现代施工机械，靠的就是上万个血肉之躯。生命之火虽然没有熄灭，但山是挖不动了。可是，又必须赶在汛期之前使大坝合龙。这时，工程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当时看来“境界不高”的口号：“大坝合龙，休息三天！”这个口号似乎比一大群政治部主任、指导员、宣传员说教的总和更具有鼓动力量。“干，把最后一点力气全端出来，冲刺！冲完了，休息三天。睡两天觉，留下一天，回去看老婆，吃粽子！”大坝按期合龙了。当人们正准备睡觉、回去看老婆、吃粽子的时候，工地指挥部又通知：市委和县委领导要来工地检查指导工作，并

和大家一起“欢度”端午节。上下人等一律不休。“休息三天”的许诺还算数，但节后“分期分批”轮休。“革命征途不停脚”，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。领导们的车队来了，但转了一遭就走了。第二天，领导下工地的消息和照片登在市报上，市委书记的笑容很亲切。

一位叫常洪全的电焊工指着报上的消息和照片对覃涤清说：“喂，覃技术员，谈谈感想。”常洪全是一二八兵工厂的工人，来水库工地支农的，跟覃涤清很熟。覃涤清苦笑着摇了摇头。“要是以后你当了官儿，可千万别干这种事。实在没事干，你蹲在家里挠脚后跟好了。”覃涤清又报以一笑：“我永远也当不了官儿。不过，假定，完全是假定——假定当了官儿，我决不这么无聊！”

可是，今天，在“假定”变成了现实的时候，覃涤清偏偏干了这件无聊事！怪谁？当然怪他自己。不过，也不全怪他，他到水库来并没有打着“检查工作”的旗号，他向童星龄明确交待过，就是为了躲开县城里的喧嚣，随便走走，使绷得紧紧的神经松弛一下，乘兴而去，兴尽而归，不要水库做任何准备。十四岁的女儿要跟他来玩玩，妻子在一旁说情，并且指责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如何尽父亲的责任。他明知道女儿的要求不算过分，妻子的指责也有道理，但他还是断然拒绝了。做为一个刚上台不久的新干部，他不愿给人留下一个携妻带女，游山玩水的印象。“这算什么大不了的事！出门带老婆孩子的多了。”是啊，有，但那大都是老干部。老干部能做的事，年轻干部就不宜做。

当他乘车来到水库的时候，汽艇已经准备好了，正在点火试车。上艇之前，他有些犹豫：这是否有滥用职权之嫌。郭斌笑着说：“覃县长，你太多心了。这汽艇是湖上巡逻用的，你来不

来，它都要出动，你坐不坐，它都同样烧油。随便哪个社员赶上了，想坐坐汽艇也是可以的。昨天县委丁书记陪着市委乔书记来，也是坐的这个汽艇。”当上副县长之后，覃涤清暗地里给自己规定了两条行为准则：一不做明显违纪之事，二不做损人利己之事。这个标准虽然不高，但扪心自问，也无愧于党和群众的信任。郭斌关于汽艇之事的解释，他只相信其中的一部分，就是有不少领导干部来水库，都要坐上汽艇转转。至于例行巡逻之类的话，显然是蒙哄之词。这位红鼻子黑脸书记的用意，不过是想使一些既想当清官，又希望得到某种享受的干部享受得心安理得。这个安排，并没有触犯覃涤清为自己定的行为准则。如果自己拒绝上船，不但使童星龄和郭斌处境尴尬，而且也使其他坐过汽艇和今后想坐汽艇的同事们为难。在今天，“清如水”是做不到的。“水清无鱼，人清无朋。”不但无朋，而且会四面树敌，使你连正常的工作也干不下去。

“覃县长，前面就是湖心岛了。”郭斌说。

覃涤清从乱麻一样的思考中解脱出来。前面的湖面上，耸起一个山石嶙峋的小岛。小岛是狭长的，岛上树木繁盛，一片苍翠，从侧面看去，小岛象一条出水的苍龙，翘首长天，正待腾空飞去。没修水库的时候，这是一座小山，同岸边的山丘连接着，中间有一道低矮的山梁，人们叫它青龙岩。

“覃县长，我们先到岛上去玩一阵子。这个时间正好叫工人去下网打鱼，打完鱼，我们也玩得差不多了。如果你还想到别处走走，那时我们一起走；不想走，咱就回营了。”郭斌想得很周到，但关于汽艇的巡逻任务却没有提及。

覃涤清问：“是不是专为我们打鱼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郭斌说，“昨天市委农村工作部来人联系，说要召

开一个什么重要会议，啊，对了，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会议，要点鲜鱼办伙食。上级领导机关说了，咱们不好拒绝，要给他们打点。”

“郭书记，有我们的份儿么？”司机小林问。

“打多了，自然有。”郭斌说。

“打少了呢？”小林又问。

“少了……那就都给你拿去！”郭斌爽快地挥了一下手说。

多了，有份儿；少了，全给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专为县长打的。覃涤清轻轻地笑了，郭斌使用的招数，仍然是蒙哄，叫那些既想当清官又想得实惠的领导干部心里坦然。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：一些人在向上级领导慷慨集体或国家之慨的时候，总把付出的东西说得轻如鸿毛，好让不争。多么好的君子国的臣民！

郭斌似乎从覃涤清的笑容感到了什么，也笑着说：“覃县长，说实话，就是专为你打点又有啥呢？”郭斌黧黑的脸上泛着红光，鲜红的鼻子尖上差不多要滴下蜡油来。“你到县里工作后还是第一次来。我们水库里没啥稀罕东西，就是有鱼，又赶上节日，带回点去尝个鲜。反正卖给别人也是卖，你照价付款就是了，我郭斌也不能去犯腐蚀领导的错误。昨天丁书记和乔书记来，也给他们打了，都一样，都一样……”

……姥姥让舅舅爬上自己家的大杏树去摘杏子。姥姥一面往妈妈的兜里装杏，一面说：“没啥稀罕东西，就是有杏，带回去吃吧。他二姨、三姨来，我也给她们摘了，都一样，都一样……”覃涤清小时候跟母亲到姥姥家去，临别时的这个场面，一直留到他的记忆里。杏是姥姥的，水库是郭斌的吗？

奉命去打鱼的两名工人摇起小船走了，覃涤清没有去阻拦。他相信，在是与非面前，他，以及他的同事们，都不缺乏优秀的判断力。但判断和行为之间常常有矛盾。有什么办法？人就是在

自身的和周围世界的矛盾中生活的。没有矛盾就没有人没有世界，那就叫它矛盾去好了。司机小林的眼睛里早已闪着鱼光。假若叫他空手回去，当面嘴上挂油瓶，背后还会骂“当官的假马列”，说不定哪天有急事叫车的时候，他的“油路”出了毛病。“一招儿鲜，吃遍天。”吃惯了，就叫他们吃吧，只要不白吃就行了。说老实话，覃涤清本人也想弄点鱼回去。不久前，岳母从南方来了，她总埋怨东北的蔬菜太少，吃不上汨罗的鲜鱼。她对从集市上买来的鱼直摇头，用难懂的湖南话说“不鲜”。女儿有择食的习惯，没有适口的菜不肯动筷子，但她象猫一样馋鱼。好了，那就闭上嘴，领情吧，来个皆大欢喜。司机借县长的光，还是县长借司机的光？或者是共同借支部书记郭斌的光？说不清。说不清就不去说了，只要照价付款，不触犯自己的两项行为准则，以后少干就是了。如果说这有点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味道，但是“楼台”是覃涤清亲手修的，偶尔“得月”也可以说得过去。

踏上湖心岛，覃涤清感到岛子变了，变得富饶而略带神秘。岸边是茂密的蕨类植物和茅草。一簇簇茅草绿油油的，虽然只有一掬多高，但却象一团团绿色的火焰在春风中燃烧，显示出燎原之势。它给深蓝色的湖面镶了一条葱绿色的花边儿。从湖岸往上走，不远处就是树林。黑松已经长出了淡绿色的新芽。落叶松的木质是那样坚硬，可是它的新叶是那样柔软，这是一种值得羡慕的个性。核桃树的枝干疏朗而光滑，虽然有弯儿，但却不失力量，象颜体书法。树木中，刺槐象个古板而严厉的老人，在万木吐绿的时候，他仍然绷着铁黑色的脸，只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吝啬地放出一点嫩黄色的羽状小叶。

覃涤清又向上攀登了一段。

“覃县长，小心！别摔着！——还是不要往上去了。”办公室

主任童星龄在湖边喊。

覃涤清听见了，但他没有停脚。当年修这座水库的时候，他曾多次爬上青龙岩顶，俯瞰水库工地的全貌，似乎不曾有人担心他会摔着。人一当了官，身体突然就值钱了，笑话！可是，没走多远，覃涤清的脚步却不能不停下来，上山的路被不知名的小灌木封死了。脚下是厚厚的落叶和松软的腐殖质土，树枝间挂着明亮的蜘蛛丝，周围是一股霉味和昆虫的腥味。这是真正的森林的气味儿，以前来这里，他从来没有闻到过。青龙岩的变化，是因为湖水彻底封锁了人们上山的道路。自然美的复苏就在于摆脱人的活动。可是，人类不也在地球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吗？那么，人类到底是破坏，还是建设？破坏的多，还是建设的多？还是破坏中有建设，建设中有破坏？覃涤清拿这个问题去问身后的小林。

小林手里拿一根棍子，正掘野鼠洞，已经汗流满面。他对副县长的问题报以茫然一笑：“覃县长，说句笑话，这个问题您问我，还不如去问那棵大柞树。我就知道给领导开车，让往哪儿去，就往哪儿去。我看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肯定会造出开汽车的机器人来，那时，我还不知到哪儿吃饭去呢！”

覃涤清也哑然笑了，曲高和寡。把前前后后的事想一想，这样的游山着实没有什么兴味。好了，兴尽而归吧。

他回到汽艇旁，跟童星龄和郭斌闲聊了一会儿，两个浑身水漉漉的水库工人也摇着小划子回来了。运气不坏，一网下去，打上六七十斤鲫鱼。鱼很整齐，每条都有半斤左右，炸，炖，浇汁，都蛮好。于是他和大家一起从尼龙网上往下摘鱼。摘完鱼，天已近午。两位工人将网具收好，重新将小木船系在汽艇后侧，准备启航返回。

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一切都很顺利，顺利得如探囊取物，甚至太平淡了。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波折，覃涤清此行简直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。

就在汽艇打倒车，准备返航的时候，郭斌突然向驾驶员一举大手：“慢！”郭斌站在船头，用手遮着直射的太阳，向远处湖岸观望着，神情专注而紧张，象岗哨发现了敌情。“那边象是有钓鱼的，四个人……是四个，抓住他们！”

天不知什么时候变了。金灿灿的太阳躲进乌云后面去了，天空阴暗下来，湖面上刮起了尖峭的西北风。覃涤清本来就穿得少些，这时着实感到有些凉了，也感到有些饿了。他希望汽艇马上赶回去，喝杯热茶，暖和暖和，尽早开饭。吃过饭就回县里去，下午他要去看两位生病的老同志。老实说，他对抓钓鱼的不感兴趣。三五个钓鱼的，钓到钓不到还说不定，就算钓到几条，偌大个水库，也不算什么。况且又正逢“五一”节，钓鱼人也有娱乐在其中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但是，这话他不便直接跟郭斌讲，领导怎么能阻碍下级履行职责呢？

这时，司机小林说出了覃涤清想说而不便说的话：“郭书记，算了吧，我冷得浑身起鸡皮疙瘩，饿得象只狼了。”

“冷？……你这年轻人还不如咱覃县长抗冷？”郭斌看了一眼覃涤清，看见的也是一张苍白、冷淡的脸。“覃县长，你冷就跟小林一起到驾驶室去避避风——用不了半个小时咱就回来了。”

不知那四个钓鱼的因为神情专注，没有发现汽艇开来，还是对这只一般总是载着游览者随便转转的汽艇开来的意图不明，反正汽艇靠岸时，四个下了钓钩的人都安然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吸着烟，眼睛盯着细竹筏上的小铃铛。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台自行车。

“有钓鱼证没有？”郭斌问一个钓鱼的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们是哪儿的？”

“一二八厂的。”

“私自到水库钓鱼要罚款，知道不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说谎！”郭斌的声音大了，“年初我们就把《水库管理规定》送到你们厂保卫科去了，十五份，各车间科室都有，你们能不知道？”

“真不知道。不让钓，我们不钓就是了。”

“问题没那么简单……”

覃涤清不想参与这样的争执，只希望郭斌把钓鱼的人批评一下，赶走算了。在郭斌同那个钓鱼的人争论的时候，覃涤清来到离人群较远的另一个钓鱼者的跟前，他想以一个纯粹旁观者的身份看看垂钓的成果。覃涤清也喜欢钓鱼，当年修水库的时候，一早一晚，他经常跟那位叫常洪全的电焊工到河边来钓鱼。

“钓了几条？”覃涤清问。

“哟，你去看吧。”钓鱼的人连头也没抬。

覃涤清把钓鱼人身边的一根塑料皮导线从水里拉出来，线端串着一条半死的小鲫鱼，只有两把重，象一片灰白的杨树叶子，太可怜了。他又向钓鱼人的身后看了一眼，那里有个小小的火堆，火早已熄灭了，留下些没有燃尽的柴草和枯树枝，火堆旁有个毛巾缝的干粮袋，半敞开着，露出两个干硬发黄的馒头，显然是职工食堂的产品，还有一截酱萝卜和三棵羊角葱。看来钓鱼人是起个早来的，并且具有出色的耐性。

“这位师傅，我看你还是收起钓钩回家吧。水库里不准钓

鱼。”覃涤清用和婉的语气说，“再说，鱼不咬钩，蹲下去也没用。”

“嗯？”钓鱼人回过头来。

四只眼睛碰到一起了，覃涤清禁不住惊叫起来：“啊，这不是常洪全师傅吗？”

“覃技术员！”

当年水库工地上的一对朋友相遇了。不过，常洪全不知道彼此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。

“从水库完工，我就一直没见过你。覃技术员，你还在水库上工作？”

“不，不在水库了。我……”覃涤清迟疑了一下。在这个环境下，说出自己的身份彼此都会尴尬的。“还是老行当——怎么，假日到水库来玩玩？”

“不，不瞒你说，我是真心实意要来钓鱼的，在家跟老婆打过赌！”常洪全认真地说。

“与其费这个劲，倒不如花钱在市场上买点儿。”覃涤清说。

“你老兄还是当年那么书生气！”常洪全苦笑了一下，“水库的鱼天天往外打，可是啥时候上过市？咱那厂子在山沟里，外地的鱼又运不到这儿来。过节了，老婆娃娃叫嚷要吃鱼，叫人心烦，手里攥着人民币，就是没处去买。想来想去，我就想到这一招儿，咱也不图公家的便宜，水库的人来了，我照价给钱，按议价给也行……喂，你们干嘛推我的自行车呀？”

覃涤清回头一看，只见郭斌带着一名船上的工人，推了常洪全的车子要走。

常洪全跳过去抓住自己的车子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我的自行车？”

“你私自到水库钓鱼，违犯水库管理规定，照章罚款！”郭斌